



惠文高中 呂姿誼

〈暴力小星〉

佳作

「請問你為什麼這麼做？」、「這位同學和你有什麼衝突嗎？」

鎂光燈在胖女孩滿是怒意眼眸中閃爍，快門不間斷的「喀嚓」聲，還有一架架攝影機正 SNG 現場連線全國轉播。四月的仁愛國中全校同學都停止午休，探出頭來目擊學校頂樓這聳人的一幕。

一頭齊耳短髮，鼻樑上掛著一副又大又圓眼鏡的胖女孩雙手架著一個瘦小男同學靠著矮牆，力道之大，使他無法動彈。女孩揚言要把他推下去，而被牽制的男同學則不敢吭聲，他萬萬沒想到會落得這種下場。

警察、師長，甚至大批媒體早已到齊，該說的說了、該勸的勸了，有些記者連報導的文稿都撰寫好了，女孩似乎不打算就此罷休，卻也沒表示些什麼，只是口裡喃喃碎念著。

「不要過來，」突然，胖女孩大聲喝止：「否則他會立刻沒命的！」

警察示意記者不要刺激女孩，並趁著她肯開口又勸了她幾句，可惜胖女孩又是一陣沉默，甚至不再自言自語，嘴巴如蛤，閉得死緊，只是用一抹憤恨的眼神來回掃視距離自己一公尺以外的人群，嘴角漾出一絲鄙夷的笑容……這些人大概只有在這時候期待

我的發言吧！看他們著急的模樣，心裏便燃起一陣無可言喻的快感。

「小星，有什麼事我們可以談一談，何必傷害別人呢？」說話的是胖女孩的導師，他蒼白的臉透露出一絲惶恐。女孩從未見過這種表情。多少個在校的日子，她數度求助於導師，卻總是被三言兩語打發，在他臉上的盡是不耐。這回怎麼好似換上張臉皮，又是哄騙又是安撫，還說要和她談談？在女孩眼裡，真是虛偽極了！他不是只喜歡和漂亮的女同學哈啦嗎？

導師以通知家長為由離去，臨走前他背對著女孩，向媒體撇清責任：

「會發生這樣的事，完全是該生心理偏差造成的！」一句能讓媒體大作文章的話題，落下的話音並不大，卻毫無遺漏的傳進女孩耳裡……。

「您身為校長，對於這整起事件有何看法？」記者追問著快步走向事發地點的校長。

「我們是友善校園績優學校！一定會依上級指示、依法處理。」一個中年禿頭男子，恭敬的面對媒體。

「該宣導的都有宣導啊！」輔導主任指著佈告欄上寫著反暴力、反霸凌等字眼的海

報。「你看我們請學生做這麼多海報，還要求同學穿粉紅色衣服反霸凌呢！會發生這種是純粹是她個人的問題！當然，輔導室會本於教育愛，在事後加強對該名學生的輔導，並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小星的媽正農忙，接獲消息馬上趕到仁愛國中。她人一到，記者們蜂擁而上。

「小星在家很乖巧……，雖然成績不是太好，只是常常半夜哭醒。」小星的媽推開麥克風：「小星，有什麼委屈跟媽講，別做傻事啊！」

頂樓起了風，風很大。「快放手，否則你會領不到畢業證書！」訓導主任極具威嚴的命令著。

「喂！不要拍了，讓我們處理。」警察忙著驅趕煩人的記者。

「別過來！」小星狠狠瞪著警察，「讓記者問！」

「為什麼要傷害這位同學？」記者不屈不撓的問。

「我看他不順眼很久了。」意外地，女孩開了口。在場的一片嘈雜瞬間靜了下來。

「他該死，我要殺了他！」女孩面目猙獰，激動的話音儼然咒語似的令人發寒。眾人詫異的看著女孩，她眼神裡散發著堆積已久的恨意，早已失去同齡女孩該有的純真、或對生活抱持的一點點期待……沒有人發現她的轉變。

「你們仔細聽我的故事，不要遺漏掉任何一個環節！……」女孩的語氣由強烈轉為冷淡，摻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淒涼：「我在任何人第一眼的印象中就被分類為次等了……。小學六年，我把這現象歸咎於他們

的不懂事，期待著未來，總會有某個人願意認識我。」

「國中新生訓練的第二天，老師要求班上輪流上台自我介紹……我恨死了。他爸爸是醫生、他媽媽是老師……我媽媽在田裡工作，所以她應該算是農婦吧！我……我沒有爸爸。」

「他們把我當空氣，我沒有話說，但……開學沒幾週，老師為了讓大家認識彼此而設計的遊戲，每個人必須從箱子裡抽出一個名字，然後去跟他講話。我找到了那個我抽中的女生，但抽到我的人始終沒來找我，等我回到座位上才發現，一張寫有我名字並且畫上專屬圖騰的紙條靜躺在桌上，上面寫著 **Fuck！死肥豬！**」

「長得胖就有罪嗎？」

「沒有，沒有！」記者們紛紛搭腔。

「其實胖子也很可愛。」一位胖記者回答，惹得全場哄堂大笑。

「我開始討厭上學，」小星繼續講：「男生們每天笑我，尤其是，」小星狠狠望著手裡抓住的發抖的瘦小男孩：「這個阿吉每天叫我死肥豬，還說長這麼醜，為何還要出來嚇人？」。

「更過分的是，國一的時候，他把我的課本撕得稀巴爛，國二自然課在實驗室裡拿酒精燈燒我的書包……這些我都忍下來了，國三他竟然把我的鞋子拿去資源回收，害我被全班同學笑出門也會忘記穿鞋子……」小星激動的說著，畫面藉由她的敘述回到了從前……一個光著腳丫子的女孩不敢走出教

室，甚至到了體育課她打算裝病卻被阿吉拆穿，硬著頭皮打著赤腳走在接近正午燙人的操場上，老師發現還罵了她一頓，然而真相卻直至今日才被說出來。

「哇……」現場一陣譁然，記者們各個振振執筆。

幾乎每個人都呆愣在原地，難以相信自己耳朵所聽到的。

「還有一次，我好心把美術課要用的熨斗借給班上同學，隔天一來竟發現我的桌墊上多了一個被熨斗燙焦的黑洞！」小星又再次瞪向阿吉。「這也是你做的好事吧？」

阿吉默不作聲，兩眼心虛的往地上擺。

「我可以不計較那些你們對我做的壞事幫助你們，為什麼還是不肯放過我？竟然還天真的以為你們會就此對我好一點！」

「你向老師報告過了嗎？」記者問起。

「當然有！但他老是用一句『同學開玩笑，沒惡意的！』敷衍我。」小星拖住阿吉的雙手一緊，朝著十公尺深的樓下空地瞄了一眼。「現在我才知道他爸爸是家長會常委，對學校捐了錢，老師根本不敢動他。現在他沒辦法再欺負我了吧！」

小星的媽哭了，她抽噎著，一手抹著不停掉落的淚珠。

「為什麼我都沒發現這些，妳回家都不跟我講……」小星的媽抽噎著。「難怪妳都會被惡夢嚇醒……還有，難怪每次的座談會妳都找藉口不讓我參加。」

「小星，妳說你的鞋子被野狗叼走時，我還把妳揍了一頓，一雙鞋對我們家來說要

省下多少餐才夠……」小星的媽歇斯底里吼著：「你們這些人為什麼要欺負我們家小星！她又沒有做錯什麼。」

「對啊、對啊！她一直都沒有錯。」一旁的記者連聲附和。

小星緩了口氣。

「我不喜歡上學，在學校的日子好漫長，就連在自己位子上也能感受到空氣間瀰漫的壓力，總覺得有幾隻手在對我指指點點、幾隻眼睛在我身上來回打量著，好像每個人都對我有偏見。國二起，我的考卷每次都被改錯得很離譜，比實際分數低了二、三十分……同學還會在上面畫隻豬，向導師反映，他也愛理不理。難道我就該默默承受這些？」

警察趁小星低著頭，向前靠近了一小步。

「別過來！」小星直視警察，警察又回到原來的距離。

「最可笑的是，三年來班上所有麻煩事都推給我做……掃三年廁所就算了，光是訓導處的友善校園和輔導室的反霸凌海報我就做了五張……」女孩深吸了一口氣，嘴角詭譎的笑容好似在嘲笑著一旁震驚不已的大人。「這就是你們認為的友善校園，老師只關心考試，每週的中心德目都是假的，除了口號，還是口號！我忍受三年的冷嘲熱諷也是霸凌啊！為什麼我怎也找不到一個真正能聽我說話的人！」

「講的好！講的好！」樓下傳來陣陣同學的鼓譟聲。

頂樓的風更加冷冽，風迎著女孩吹來，拂過她微微發燙的雙頰。

「這故事還精采嗎？還會想再聽下去嗎？」女孩雙眼失去了神，原本熾熱燃燒的怒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潭水般的深幽無光。

「你叫了我三年的死肥豬，阿吉，你怎麼還我？你怎麼還我……」女孩癱在地上，鬆開了手，阿吉踉蹌的往前撲向警察，輔導老師和小星的媽趕緊向前抱住小星。

「對不起、對不起……」阿吉離開現場時留下的聲音，像在試圖減輕自己的罪惡，那聲音隨著風，一次又一次的傳進女孩耳裡……傳進全仁愛國中師長的心裡……。

張瑞芬
評語

這篇小說，在取材上相當切合校園實際，以被霸凌女孩的瘋狂反制來凸顯問題的尖銳，文字質樸，觀察犀利，「小星」在古典文學中也夙有陪襯、不受重視與邊緣的意味，有雙關義。手法可能稍欠細膩，但敏感度相當好。